國子監志

國子監志謹增例言

一盛典應增輯也。謹案監志一書。前於乾隆四
十三年。奉
敕編纂。採入四庫全書。別類分門。極典文之賅洽。尊
師重道。仰
謨訓之周詳。亙古獨隆。萬世所宜遵守。惟是編纂告成
而後。
高宗純皇帝創建辟雍。重排石鼓。校刊十三經。
聖學神功。隆儀疊舉。今擬敬謹增載。揚

大烈而勵學宮嘉惠益徵美善焉

一體例應由舊也伏查前次纂輯監志悉秉

高宗純皇帝睿裁詳畧有制鉅細畢張洵挈編摩之要

領着纂輯之良規矣此次臣等謹遵前志體例

凡

廟學制度官師事例皆據現在所行直書其歷年

更定有關稽核者仍詳載以昭明備

一原委應會歸也洪惟我

朝稽古右文

聖

聖相承有加無已。此次增纂各志。謹擬依事順敘。如

祀位統於

廟。生徒總於學。

講學紀於

辟雍。

親祀冠於禮志。以及

諭

御製。均依類各志分載。其有關涉兩類者。謹編卷首。以

昭區別俾開卷瞭如指掌彌彰

昭代禮樂文章之盛

一圖說應詳明也臣等謹案左圖右史紀載之

體尚巳此次增輯監志如敬一亭之奉

聖訓箭亭之習騎射以至六堂學舍嘉惠士林凡前志

有未詳者悉經繪圖列說以彰

聖世作人之至意至我

高宗純皇帝肇建辟雍制度規模誠從古未有之盛舉

允宜敬謹詳載以垂久遠

臨雍陳設。典重喬皇。億萬年

彝訓常新。尤臣等所欽其寶而願名其器者矣。

一考證應精覈也。溯查舊輯監志。

高宗純皇帝欽定後。編入四庫全書。有志稽古者。固應手錄一編。以供參攷矣。惟是亥豕魯魚。傳寫之訛。古今不免。此次臣等督同總纂分纂各員。悉心校對。有誤必勘。有疑必考。逐志詳加審定。且有前志書法未經畫一者。亦擬一律辨理。

一紀載應敘次也。臣等此次增載監志。

聖諭

天章謹擬分年編載以弁卷首至建

廟設學自古為昭分二志以括羣書之要

辟雍郎恭載於次典章文物炳焉與豐鎬同風其

禮樂之繫於

廟者次之官師祿廩之繫於學者次之金石經籍

藝文之繫於

廟學者又次之而以紀事綴聞為志餘終焉

國子監志總目

奏議元明附

卷七十一

藝文志五

應

制進冊雍正二年

卷七十二

藝文志六

應

制進冊雍正二年

應

制進冊 嘉慶三年

卷七十八

藝文志十二

應

制進冊 嘉慶三年

卷七十九

藝文志十三

雜著

引用書目附

國子監志卷首

聖諭

天章

臣等伏惟虞廷以六德教胄子。乃舜親命官之言。帝典洋洋。其聖諭之權輿乎。漢唐之君。非無巽告。意存藻飾。若夫章志貞教。定禮考成。錫敷言於儒林。暢淳風於聖囿。昭代之絲綸。規摹天地矣。恭讀

列聖御集。褒崇訓示之篇。統舉
廟制監制。炳焉懿鑠。同耀黌宮。謹輯
聖諭
天章為卷首。

卷首一

聖諭
天章
世祖章皇帝
順治元年。山東巡撫方大猷奏請崇祀

先師。

諭禮部。

先師為萬世道統之宗。禮當崇祀。昭朝廷尊師重道至意。本内所開各款。俱應相沿。期於優渥。以成盛典。著該部查照一體飭行。

順治二年。國子監祭酒李若琳。奏請加

孔子謚號。

諭禮部工部。

先師謚號。信宜尊崇。著詳稽往例。確議具奏。新牌就

天章

該監製造。如議行。禮工二部知道。時禮科給事中龔

鼎孳。亦言宜從若琳請。因復

諭禮部。

孔廟諡號。加稱

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既監科考訂僉同。准如議

行。一應禮儀。還照明朝舊例。不必更改。該部知道。

謹案

先師神位。至順治十四年。從給事中張文光請。仍稱

至聖先師孔子。通行直省各學。

順治八年。

諭禮部。釋奠大典。允宜舉行。其擇吉具儀以聞。

聖廟作速修理。該部知道。

順治九年。

勅諭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

聖人之道。如日中天。上資之以圖治。下學之以事君。爾等當嚴督諸生。盡心訓誨。諸生當敬奉師教。身體力行。教有成效。時維師長之功。學有實用。方盡弟子之職。如訓導不嚴。怠肆失學。爾師生俱難免咎。尚其

勉之。

又

訓示生員曰。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除丁糧。厚以廩餼。設祭酒司業及廳堂各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條。開列於後。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為非者。子既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陷於危亡。

一生員立志。當學為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蹟。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

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為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身。常宜思省。

一生員不可干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門。不可輕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許家人代告。不許干與他人詞訟。他人

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證
一為學當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如有未
明從容待問毋妄行辨難為師亦當盡心教訓勿致
怠惰
一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
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
一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
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

謹案

諭旨恭勒卧碑於太學門左碑作元年

聖祖仁皇帝、

康熙六年

諭禮部臨雍釋奠大典禮儀理宜舉行已有旨修理

聖廟國學俟完時該部擇吉具奏

康熙八年

勅諭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朕惟

聖人之道高明廣大昭垂萬世所以興道致治敦倫

善俗莫能外也朕纘承丕業文治誕敷景仰

先聖至德。令行辟廱釋奠之典。將以鼓舞人材宣布
教化。爾監臣當嚴督諸生。潛心肄業諸生亦宜身體
力行。朝夕勤勵若學業成立。可裨實用則教育有功
其或董率不嚴。荒乃職業爾師生難辭厥咎尚其勉
之。毋忽。

康熙二十一年。

諭大學士等。國子監乃國家養育人材之所近聞司教
之官。不將監生嚴加約束教誨。縱之游戲。又其甚者。
閒雜之徒。任行出入。竟以國子監為游戲之地矣。爾

等傳諭祭酒司業等。嚴行禁止。

御製

至聖先師孔子贊并序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粤稽往緒。仰溯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

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删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

行道者勲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
文武之後。不有
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
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為治國平天下之
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
孔子之為萬古一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
景企滋深。敬摛筆而為之贊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
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

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
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
既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
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月無踰。羹牆可晤。
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
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
勗哉令圖。溯源洙泗。景躅唐虞。載歷庭除。式觀禮器。
濡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
聖為歸。百世而下。以

聖為師。非師

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為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牆高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御製四子贊

復聖顏子

聖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萬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用行舍藏。王佐之器。

宗聖曾子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止善為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述聖子思子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獨。成德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亞聖孟子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闡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御製學校論

治天下者莫亟於正人心厚風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學校者教化所從出將以納民於軌物者也是以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人生八歲自王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

之後秀。皆入大學。蓋自家至於國莫不有學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學自幼至於長莫不皆學凡學有詩書禮樂以為之本。干戈羽籥以為之文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於是焉觀之。六德六行之教。於是焉取之。所以淑其耳目手足之舉措。而養其心以復其性以為修己治人之大者。可謂備至矣。是以當時之君子履信思順以事其上。小人亦皆樂循理而恥犯法。侯撻不事。而至治以興。後世學校寖廣。博士之途寖繁。所以立教之方。失先王之遺意。士之游其中者。直以為

利祿之階欲期道德之一詎不難哉且夫今之所謂教者誦讀焉而已爾而又弗實致其力以防其放僻邪侈之心使氣之充而識之明以漸求復其性其何以為修己治人之道哉故曰教隆於上化成於下教不明於上而欲化成於下猶却行而求前也教化者為治之本學校者教化之原欲敦教化而興起學校者其道安在在務其本而不求其末尚其實而不務其華以內行為先不汲汲於聲譽以經術為要不屑屑於文辭如是則於聖人化民成俗之道庶乎其有

當也夫。

御製小學課士說

古者有大學小學。尚書大傳謂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班氏謂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朱子作大學序。取班氏之說。書大傳之作。先儒以為出於漢儒之附會。理或然也。令以童稚之年。遽責以大學之事。其於古人為學之方。立教之序。亦大不侔矣。夫古者教學教耕之異其人。左右春秋之異其地。灑埽應對進退之詳其節。禮樂射御書數之詳其文。雖其制猶可

考或有行於古難行於今者亦貴得其意而已故小學之法求其參酌至當者莫如朱子所輯一書。蓋取古昔聖賢教人為學之言。而參之以曲禮少儀內則之文、與前言往行合以成編、其內篇則所以培其根也。其外篇則所以達其支也。而其大義之所存、則主於教敬、蓋敬者為學之要領、所以該本末貫精粗徹上徹下之道也。朕自沖齡、即已披覽服習嘗以為學者苟能身體而力行之、則誠下學上達之功實與大學相為表裏。不僅為初學佔畢課讀之書而已。近代

以來。有司不以之校士。士子不以之誦習。簡帙雖存。

束之高閣。朕每念於懷。於是特頒諭旨。著為令甲。俾

天下士子。於經書制舉業之外。兼習是書。有司臨試

兼以命題課藝。庶幾天下學者。誦其言。習其行。敦其

事於日用居處。極其理於修己治人。近之盡乎人倫。

精之通乎性命。靜以淑其身。動以措之世。人才盛而

風俗淳。端在是矣。

康熙二十五年。

諭大學士等。先賢先儒從祀位次。應視其道德為先後。

不可援師弟為定例其酌議奏聞

御製訓飭士子文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朕臨馭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材蔚起庶幾棫樸作人之意乃比來士習未端儒教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敘爾諸生

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義。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憍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己多愆。或蜚語流言。脅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奸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弗齒。縱倖逃褫扑。濫竊章縫。返之於衷。能無愧乎。況乎鄉會科名。乃掄才

大典關繫尤鉅士子果有眞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顧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淩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情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便已作奸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為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頒到爾等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

特爾身有榮。即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他求哉。若仍視為具文。玩愒弗警。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既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能為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竝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弗修。咎亦難逭。勿謂朕言之不豫也。爾多士尚敬聽之哉。

謹案臣監。勒碑敬一亭正中。

康熙四十一年

諭禮部。訓飭士子文若今各府州縣學宮一體勒石。恐有不產石州縣地方。或致借端擾派。俟國子監勒石後。以搨本彙頒各省。轉發所屬各學。

康熙五十一年。

諭國子監係培養人才之地。宜潔已率屬。必自正其身。乃可為衆人之表帥。

世宗憲皇帝

雍正元年。

諭內閣禮部。

至聖先師孔子。道冠古今。德參天地。樹百王之模範。立萬世之宗師。其為功於天下者至矣。而水源木本。積厚流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則

聖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溯前徽。不忘所自也。粵稽舊制。

孔子之父叔梁公。宋眞宗時追封啓聖公。自宋以後。歷代遵循。而叔梁公以上。則向來未加封號。亦未奉祀祠庭。朕仰體

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敬修崇德報功之典禮意欲追
封五代並享烝嘗用申景仰之誠庶慰羹牆之慕內
閣禮部可會同確議具奏時大學士等以應封公爵
議上又
諭禮部五倫為百行之本天地君親師人所宜重而天
地君親之義又賴師教以明自古師道無過於
孔子誠首出之聖也我
皇考崇儒重道超軼千古凡尊崇
孔子典禮無不備至朕蒙

皇考教育。自幼讀書。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無可增
之處。故勅部追封
孔子先世五代。令部議封公。上考歷代帝王。皆有尊
崇之典。唐明皇封
孔子爲文宣王。宋眞宗加封
至聖文宣王。封
孔子父叔梁紇爲齊國公。元加封
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加封齊國公爲啓聖王。至
明嘉靖時。猶以王係臣爵。改稱爲

至聖先師孔子改啓聖王為啓聖公王公雖同屬尊稱朕意以為王爵較尊孔子五世應否封王之處著詢問諸大臣具奏時內閣禮部及諸大臣遵

旨議孔子五世俱封王爵得

旨允行

御製追封

孔子五世祖木金父公冊文

右文稽古。思統緒之相承。重道尊師。溯淵源於自遠。舉千秋之曠典。蘋藻維馨。超五等之崇封。絲綸式煥。

緬維

先師孔子之五世祖木金父公。系本殷朝。居從魯國。治維尚質。傳樸素之舊風。貴而彌恭。守謙和之家法。積功累行。聿宏毓聖之基。貽慶鍾祥。遂極生民之盛。

朕初登大寶。欽想前規。欲申景仰之誠。用議顯揚之制。特追封為肇聖王。錫之冊命。於戲。克昌厥後。永立人倫之宗。有開必先。茲膺素王之號。服茲嘉命。垂示

無窮

御製追封

孔子高祖祈父公冊文

道高聖域宜推師表之源恩浹儒宗用廣尊崇之典擬王封而晉秩禮軼古今定鴻號而加稱榮增洙泗緬維

先師孔子之高祖祈父公系出商宗望隆宋國姓分公族為孔氏之再傳瑞啓聖人遠

宣尼而間出溯淵源於累葉知德盛而世昌鍾靈秀

於一人實教尊而功溥朕羹牆
至聖寤寐前徽思敬禮之加隆必恩綸之及遠特追
封為裕聖王錫之冊命於戲衮衣端冕視躬桓蒲穀
而彌尊春禴秋嘗與冕繹寵蒙而益久膺茲寵命永
荷鴻庥

御製追封
孔子曾祖防叔公冊文
聖人覺世道有開而必先王者尊師禮必隆於所自
備顯揚之典用煥千秋申嚮往之誠特超五瑞緬維

先師孔子之曾祖防叔公殷朝賢裔魯國儒宗潛德彌彰守高曾之矩矱詒謀自遠蘊詩禮之淵源聿開天縱之能四科立教爰啓時中之聖一貫傳心朕寶位初膺前徽是式溯儀刑而景仰加名號以褒崇特追封為詒聖王錫之冊命於戲俎豆常新峻秩共尼山並峙綵綸誕賁恩光與泗水長流永荷寵嘉昭垂無斁

御製追封

孔子祖伯夏公冊文

化民善俗。道首賴乎師資。累行積功。誼應推夫祖德。閱再傳而誕聖。垂裕貽謀。超五等而加封。創興盛典。

緬維

先師孔子之祖伯夏公。東山毓秀。泗水鍾靈。生秉禮守義之邦。漸摩既久。奉崇聖尊賢之訓。牖迪尤深。集慶在躬。早兆四科之教。克昌厥後。遂開萬世之蒙。朕寶歷初膺。景行彌切。推降祥之有自。念顯號之宜加。特追封為昌聖王。錫之冊命。於戲。溯尼山之世澤。茂績丕昭。崇闕里之家聲。斯文益振。服茲嘉命。永示光

榮

御製追封

孔子父叔梁公册文

達天盡性溯道統之攸傳崇德報功體孝思之不匱惟誕生夫睿質遂永樹乎師模用賁徽章特申峻秩

緬維

先師孔子之父叔梁公望重魯邦業傳郰邑秉姿勇毅垂史傳之盛名積慶悠長衍家庭之令緒感殊祥於闕里兆啓素王徵靈應於尼山運鍾至聖粤從前

代顯贈上公茲當纘緒之初更議推恩之典特追封
為啓聖王錫之冊命於戲澤惟裕後聿宏作述之規
善則歸親宜極尊崇之禮儀型如在嘉命是承

雍正二年

勑諭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朕惟
聖人之道昭揭日月彌綸天地萬世帝王下逮公卿
士庶罔不仰遵成憲率由教言我國家尊崇
至聖遠邁前代朕纘承大統古訓是學惟日孜孜茲
雍正二年三月朔日親詣辟雍祇謁

先師孔子行釋奠禮思以鼓勵羣英丕隆文治爾監臣宜嚴督諸生善為導誘爾諸生亦當殫心肄業實踐躬行秉端方以立身敦忠孝以興誼勿營奔競勿事浮華文必貴乎明經學務期乎濟世俾品成詣進以副朕教育至意此爾多士之休亦惟爾監臣董率之功也慎勿怠荒職業以貽爾羞諸師生其共勉之故諭

又

諭禮部等衙門治天下之要以崇師重道廣厲澤宮為

先務。朕親詣太學。釋奠
先師。禮畢。進諸生於彝倫堂。講經論學。凡以明道術。
崇化源。非徒飾圜橋之觀聽也。惟
孔子道高德厚。萬世奉為師表。其祔享廟庭諸賢。皆
有羽翼聖經。扶持名教之功。然歷朝進退不一。而賢
儒代不乏人。周程朱蔡外。孰應升堂祔享者。竝先賢
先儒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以昭崇報。均關大典。
九卿翰林國子監詹事科道。會同詳考定議以聞。時
九卿等。議復林放等十一人從祀。又

諭九卿等先儒從祀

文廟關繫學術人心典至重也宜復宜增必詳加考證折衷盡善庶使萬世遵守永無異議爾等所議復祀諸儒雖皆有功經學然戴聖何休未為純儒鄭衆盧植服虔范甯謹守一家言轉相傳述視鄭康成之醇質深通似乎有間至若唐之陸贄宋之韓琦勲業昭垂史冊自是千古名臣然於孔孟心傳果有授受而能表彰羽翼乎其他諸儒是否允協以及宰予冉有增置博士之處著再公同確議務期至當不易具

奏。時九卿遵議止復祀林放等六人。請爲定制。又

諭禮部等衙門。朕念先賢先儒。扶持名教。羽翼聖經。有關學術人心。爰命九卿詳議。令諸臣參考周詳。評論公正。甚合朕心。著依議行。

御製

文廟增定從祀告祭文

道崇前聖。尊萬世之師資。緒啓後賢。備千秋之祀典。虔將蘋藻。聿告几筵。惟

先師孔子。德配乾坤。心傳堯舜。文垂六籍。揭大義以

昭明。教設四科。育英才而蔚盛。雖微言漸遠。難窺達天盡性之功。而正脉相承。不乏入室升堂之彥。朕紹登寶位。親詣辟雍。爰因釋奠之時。更切崇儒之念。特頒諭旨。博訪廷臣。考自有周。逮於昭代。凡在傳經之哲。咸躋從祀之班。兹卜良辰。以林放等二十六人新造牌位。安奉兩廡。以張載之父張迪新造牌位。安奉崇聖祠。於戲。闡揚經術。長歆俎豆之馨。廣厲學宮。益篤羹牆之慕。仰惟

聖鑒。格享苾芬。

雍正三年。

諭內閣九卿。古有諱名之禮。所以昭誠敬。致尊崇也。朕
臨御以來。恐臣民過於拘謹。屢降諭旨。凡與御名聲
音相同字樣。不必迴避。近見各省地名。以音同而改
易者頗多。朕為天下主。而四海臣民。竭誠盡敬如此。
況
孔子德高千古。道冠百王。正彝倫。端風化。為往聖繼
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受師資
之益。而直省郡邑之名。有

聖諱字在內者。今古相沿未改。朕心深為不安。爾等
會議。凡直省地名有同
聖諱者。或改讀某音。或另易他字。至於常用之際。於
此字作何迴避。一併詳議具奏。時部臣議迴避
聖諱。凡遇姓氏俱加偏旁為邱字。地名則更易他名。
至書寫常用之際。則從古體丘字。又
諭禮部等衙門。朕細思令文出於古文。若改用丘字。是
仍未嘗迴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及古文作期
音者甚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竝加阝為

邱地名亦不必改易但加阝旁讀作期音庶乎允協

足副朕尊崇

先師至聖之意

雍正五年

諭內閣三月十八日為

皇考聖祖仁皇帝萬壽聖節舊例於是日虔誠齋肅禁

止屠宰令應永遠遵行

至聖先師孔子師表萬世八月二十七日為

聖誕之期亦應虔肅致敬朕惟

君師功德恩被億載普天率土尊親之戴永永不忘而

於

誕日尤當加謹以展恪恭思慕之忱非以佛誕為比擬

也著內閣九卿會同確議具奏時大學士等遵議請

永著為令

詔從之

又

諭禮部朕視天下萬民皆為一體況讀書鄉薦之人異

日俱可作朕股肱耳目是以朕心待之實有一體聯

屬之意。愛養培護。即如自厚其身。此皆出於中心之自然。並非欲邀天下士子之感頌也。今舉子等以會試叨荷特恩。合詞陳謝。是尚不能深悉朕一體相關之意。而存上下彼此之形跡矣。朕待天下惟有一誠而崇儒重道之心。尤為篤切。但所崇者皆真儒。所重者皆正道。若徒尚虛文。邀取名譽。致貽世道人心之害。朕不忍為也。爾等讀書之人。實四民之所觀瞻。風俗之所維繫。果能誦法聖賢。躬修實踐。宅心正直。行已端方。則通籍於朝。必能為國家宣猷樹績。膺棟梁

之選即退處鄉閭亦必能教孝勸忠為衆人之坊表故士習既端而人心尚有不正風俗尚有不淳者無是理也爾等既感朕恩即當仰體朕心恪遵朕訓爭自濯磨或出或處皆端人正士為國家所倚賴如此方為實心報効不在感恩奏謝之儀文也

謹案是年會試舉人叨荷

特恩合詞陳謝恭奉

聖諭嗣於乾隆四十四年奉

旨立石 臣監在彝倫堂東講堂正中謹錄如右

又

諭禮部。朕惟

孔子以天縱之至德。集羣聖之大成。堯舜禹湯文武

相傳之道。具於經籍者。賴

孔子纂述修明之。而魯論一書。尤切於人生日用之

實。使萬世之倫紀以明。萬世之名分以辨。萬世之人

心以正。風俗以端。若無

孔子之教。則人將忽於天秩天敘之經。昧於民彝物

則之理。勢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長。以賤妨貴。尊卑倒

置上下無等干名犯分越禮悖義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其爲世道人心之害尚可勝言哉惟有

孔子之教而人道之大經彝倫之至理昭然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歷世愈久其道彌彰統智愚賢不肖之儔無有能越其範圍者綱維既立而人無踰閑蕩檢之事在君上尤受其益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運曰禮達而分定使非

孔子立教垂訓則上下何以辨禮制何以達此

孔子所以治萬世之天下。而為生民以來所未有也。使為君者不知尊崇
孔子。亦何以建極於上。而表正萬邦乎。人第知
孔子之教在明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亦知倫紀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風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見
孔子之道之大。而
孔子之功之隆也。

御製

先師孔子誕辰告祭文

金聲玉振開宇宙之文明日角珠庭垂聖神之儀範肅敷筵几聿薦藻蘋仰惟先師孔子學綜圖疇統承堯舜道超萬類喻海河泰岳之崇深德服羣賢比江漢秋陽之皎潔溫良恭讓之度邦國共欽齋莊中正之容簡編備載新營廟貌虔製俎樽竭誠敬之心思極尊嚴之規制乃者歲逢庚戌序屬仲秋上溯周朝近當今日推之長歷即尼山降誕之時卜以良辰是闕里增輝之會用稽徽典

適協貞符。於戲。棣宇恢閎。已慶雲霞之糺縵。堂楹端

儼。重瞻日月之光華。

神鑒孔昭。苾芬歆享。

國子監志卷首二

聖諭

天章

高宗純皇帝

御製四賢贊 并序

聖門弟子三千。其賢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家語。各為紀其姓氏。考其事迹。以垂之後世。而能契夫子之心傳。得道統之正脈者。則惟顏曾思孟四人。顏子得克已復禮之說。曾子與聞一貫之傳。親炙一堂。若堯舜

禹之相授受覓乎尚矣。子思師事曾子，發明中庸之道，而歸其功於為己謹獨。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私淑子思，距楊墨，閑聖道，而養氣之論，為前聖所未發。昌黎韓子以為其功不在禹下，有以也。庚戌秋，偶閱有宋諸儒傳，因思宋儒所宗者，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賴顏曾思孟而傳。今聖廟祀典，四子升配堂上，為百代之楷模，因各係以贊，用誌景行之私云爾。

復聖贊曰：貧也者，吾不知其所惡；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德以潤身，孰謂其貧；心以傳道，孰謂難老。簞瓢

陋巷。至樂不移。仰高鑽堅。三月無違。夫子有言。克己成性。用致其功。允成復聖。

宗聖贊曰。宣聖轍環。在陳興歎。孰是中行。授茲一貫。曾子孜孜。惟聖依歸。唯而不疑。以魯得之。會友輔仁。任道重遠。十傳釋經。超商軼僞。念彼先子。沂水春風。淵源益粹。篤實春容。臨深履薄。得正以終。三千雖多。獨得其宗。

述聖贊曰。天地儲精。川嶽萃靈。是生仲尼。玉振金聲。世德作求。孝孫維則。師曾傳孟。誠身是力。春茲後學。

示我中庸。位天育物、致和致中、夫子道法、堯舜文武
紹乃家聲。述乃文祖、
亞聖贊曰。戰國春秋、又異其世。陷溺人心、豈惟功利
時君爭雄。處士橫議、為我兼愛、黃鼓樹幟、魯連高風
陳仲廉士。所謂英賢、不過若是、於此有人。入孝出弟
一髮千鈞。道脈永繫、能不動心。知言養氣、治世之略
堯舜仁義。愛君澤民。惓惓餘意。欲入孔門、非孟何自
孟丁其難。顏丁其易、語默故殊、道無二致、卓哉亞聖
功在天地。

乾隆三年。

勅諭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仰惟我朝

列祖。以聖人之道治天下。用開太平洪業。

聖祖

世宗。重道隆

師。超越百代。作人造士。化洽寰區。朕嗣守丕基。勤求

至道。思所以廣勵學宫。祇紹

前烈。越乾隆三年三月二日。親詣辟廱。釋奠於

先師孔子。升堂進講。嘉與諸生。闡明聖教之本原。帝

治之盛軌夫端教術育賢才厥惟師儒之功正身心脩德業以為國家之用諸生其可弗勉哉詩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放勳曰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我

祖宗教澤涵濡薰陶長養百年於茲正學昭明揭若日月爾監臣欽承至訓振作而鼓舞之罔有怠斁諸生率乃攸行敦本務實希賢希聖夙夜罔懈俾國家文治光裕於億萬年懋哉懋哉特諭

乾隆五年

訓飭太學士子及司訓等官成均課士之道惟貴躬行實踐不在多立科條如徒視為具文雖再增條款又復何補是惟在國子諸生自知黽勉則古稱先務期明體達用之儒勿役役於祿位功名之念而司訓課之責者又復善為誘掖切加勸懲則辟廱鐘鼓教化聿興而珪璋特達之士亦從此輩出矣

又

諭內閣士為四民之首而太學者教化所先四方於是觀型焉比者聚生徒而教育之董以師儒舉古人之

成法規條亦既詳備矣獨是科名聲利之習深入人心積重難返士子所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嘗有志於聖賢之道不知國家以經義取士使多士由聖賢之言體聖賢之心正欲使之為聖賢之徒而豈沾沾焉文藝之末哉朱子同安縣諭學者云學以為己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為

而然哉今之士惟不知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返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為學則將有欲罷不能者矣觀朱子此言洵古今通患夫為己二字乃入聖之門知為己則所讀之書一一有益於身心而日用事物之閒存養省察闇然自脩世俗之紛華靡麗無足動念何患詞

章聲譽之能奪志哉。況即為科舉亦無礙於聖賢之學。朱子云。非是科舉累人。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我所見為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雖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朱子此言。即是科舉中為己之學。誠能為己。則四書五經皆聖賢之精蘊。體而行之。為聖賢而有餘。不能為己。則雖舉經義治事而督課之。亦糟粕陳言。無裨實用。浮偽與時文等耳。故學者莫先於辨志。志於為己者。聖賢之徒也。志於

科名者。世俗之陋也。國家養育人材。將用以致君澤民。治國平天下。而囿於積習。不能奮然求至於聖賢。豈不謬哉。朕膺君師之任。有厚望於諸生。適讀朱子書。見其言切中士習流弊。故親切為諸生言之。俾司教者知所以教。而為學者知所以學。

謹案臣監恭刊

宸翰。在南學率性堂講堂正中。

乾隆十二年。

諭內閣。翰林院檢討阮學浩所奏貢生閻若璩

孔廟從祀未議十一條朕初加披閱大槩多前人所已經議及非有卓然至當不易之論有裨典制必當見之施行者即如議樂舞宜用八佾籩豆宜用十二一條其意謂尊崇祀典宜用天子禮樂夫孔子道德高厚與天地參即備天子禮樂以奉之亦未足以昭崇報我朝

列聖隆禮致敬於

先師至矣盡矣而樂舞仍用六佾非略而未講也朕謂季氏八佾舞於庭

孔子斥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顧以
孔子所非者祀
孔子。是得為敬
孔子乎。在他人則議之。在己則受之。於聖人之心安
乎。謂
孔子生未嘗為諸侯。六佾亦豈所固有。此乃本之宋
臣王安石。謂史記不當列
孔子於世家。不過文人翻新立說。豈足據為定論。且
天子尊師。所貴宣明德化。敦敘彝倫。實能行聖道以

端治理明聖教以淑人心坐而言起而行使天下無一人不與被聖人之澤至於樂舞之儀文籩豆之度數其末節耳而以此為尊師首務豈所謂能知輕重者乎又所稱兩廡先賢先儒位次淩躐宜請釐正一條兩廡從祀諸人累朝互有出入蓋書生習氣喜逞臆斷而訾典章就其一偏一曲之見言人人殊考之前史甚至有迎合時事黨護鄉曲者漢臣議禮為聚訟之識良有以也阮學浩所信者閻若璩之說而閻若璩此條如何釐正若者宜先若者宜後在閻若璩

即無定論。況

孔廟祀典。於雍正二年奉

皇考世宗憲皇帝諭旨。令廷臣集議。所有應增祀復祀之先賢先儒。已經一一釐正。閻若璩所謂西多於東者。蓋未釐正以前之舊。今定從祀東廡六十二人。西廡六十一人。位次秩然。初無凌躐。現載大清會典。閻若璩固未及見。阮學浩何備官而亦未之聞耶。祀典關繫重大。若祇憑其私心淺見。率議更張。忽進忽退。忽東忽西。成何政體。以朕觀之。此二條即不可施行。

是以明切曉諭。令衆知之。其餘各條或有應議之處。大學士會同該部詳議具奏。

乾隆十八年。

諭內閣。

皇考世宗憲皇帝時。因朝臣與諸王交接往來。曾經

降旨訓諭。深戒黨援。用以防微杜漸。垂示方冊。最為深切著明。所當永遠恪守。朕臨御以來。意諸王大臣自必凜遵

聖訓。慎持防檢。是以未經特頒諭旨。乃諸王中一二節

遴者。竟有招納之事。而大臣中有在王府往來者。如此因循。則

皇考整飭風俗。防弊過邪之苦心。及朕而即弛。朕甚懼焉。且如旗員素隸各王門下者。本自不禁。其非本門及漢大臣。則全無交涉。設有政務。何妨公言朝著。奚僕僕私謁為耶。歲時投刺。即為促膝密談之端。形迹未絕。保無攀附顯為之事。且其意將此為榮耶。抑別有所為耶。甚無謂也。日久漸忘。人或藉口。其令各部院及八旗衙門各錄朕此旨一通於壁。庶諸臣觸目

警心。遠嫌自重。其或再犯。被入糾參。朕將執法從事。
毋謂不教。

謹案 臣 監恭錄敬懸東廂中前楹。

乾隆四十四年。

諭內閣。近來凡有諭旨。兼蒙古文者。必經朕親加改正。方可頒發。而以理藩院所擬原稿示蒙古王公等。多不能解。緣繙譯人員。未能諳習蒙古語。就虛文實字敷衍成篇。遂致不相脗合。又如從前德通所繙清文。阿岱閱之。往往不能盡曉。夫阿岱素精國語。無不備

知。其所以不曉德通之清文者。非阿岱不通清語。乃由德通拘泥漢字文義。韋緞為文。於國語神理全未體會。是歧清語與清文而二之。無怪其相背也。則蒙古王公等之不解理藩院之蒙古文。其義亦然。總由國朝定鼎。至今百有餘年。八旗滿洲蒙古子弟。自其祖父生長京師。不但蒙古語不能兼通。即滿洲語亦日漸遺忘。又復憚於學習。朕屢經訓飭。而率教者無幾。固由習俗所移。亦其人之不肯念本向上耳。朕因絜矩而思之。非特此也。即如制義所以代聖賢立言。

雖古今時會不同。而中國語言相沿未改無難會意追求。乃今之所為時文。朕覽之多不能解。朕雖不喜作時文。然向在書齋中。於明季及國初名家大家之文。亦曾誦習。其中如歸有光黃淳耀純乎古文。讀之心喜。餘亦理精義正。足供玩味。奈何今之作者。相戾若此。至於文體之變。固不始於今時。曩者魏晉六朝。習尚浮靡。斯文極敝。韓愈出而起衰八代。約六經之旨以成文。人見之轉以為怪。故其言曰。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必以為好。小慚者謂之小好。大

嘶者即以為大好。是文士趨向之壞。在韓愈時且然。何況今之距唐又將千載乎。夫文風遞降。說者每以比之江河日下。然聽其流而不返。日甚一日。伊於何底。昔韓愈尚思迴狂瀾於既倒。矧有移風易俗之責者乎。文以明道。宜以清真雅正為宗。朕曾屢降諭旨。諄諄訓誡。無如聽之藐藐。恬不為怪。讀書人於此理尚不能喻。安望他日之備國家任使乎。大抵近來習制義。祇圖速化。而不循正軌。每以經籍束之高閣。即先正名作。亦不暇究心。惟取庸陋墨卷。剿襲撏撦。效

其浮詞而全無精義師以是教弟以是學舉子以是為揣摩試官即以是為去取且今日之舉子即異日之試官不知翻然悔悟豈獨文風日敝即士習亦不可問矣嗣後作文者務宜沈潛經義體認儒先傳說闡發聖賢精蘊務去陳言辭達理舉以蘄合於古人立言之道慎毋掉以輕心試官閱卷亦當嚴為甄別一切膚詞爛調概擯不錄庶幾共知謹凜文化蒸蒸日上以副朕崇雅黜華之至意其繙譯清文蒙古文亦當實心講求勿仍陋習此旨著頒示貢院暨各省

學政及繙書房理藩院各書一通揭之堂楣俾皆觸目驚心欽承勿怠并諭中外知之

謹案臣監恭録敬懸南學辰廳中楹清漢文

乾隆四十九年

諭內閣朕恭閱皇祖實錄康熙四十二年南巡迴蹕河工告成特頒恩詔令國家重熙累洽承平百四十餘年朕寅紹丕基祇承

世德。御宇五十年以來無時不以民生為念仰荷
天眷。壽逾古稀。五世元孫一堂衍慶明年正月初六日。
繩
祖武之丕休。舉耆筵之盛典又以辟雝肇建。於上丁釋
奠禮成後。親臨講學所以引年敷教者。既隆且備允
宜嘉與中外臣民。普沛恩施。用昭敷錫著於乾隆五
十年元旦。特頒恩詔。所有詔內條款。著大學士軍機
大臣詳悉開列具奏。
御製題張廷玉三老五更議

戊戌年為三老五更說。亦既闢其謬駁。而勒之新建
辟廱之碑矣。今秋駐避暑山莊。檢續書之四庫全書
內。文穎集中有三老五更議之篇。而挂漏其名。因命
檢文津閣之書。乃知為張廷玉所撰。憬然憶之事在
乾隆戊午。為廿七月既閱諸禮畢舉之時。於視學之
前。曾向軍機大臣等談及三老五更。而咨其可行與
否。彼時鄂爾泰依違其間。張廷玉則斷以為不可。於
是奏此議而遂寢其說。蓋鄂爾泰固好虛譽而近於
驕者。張廷玉則善自謹而近於懦者。且二人彼時皆

可望登此席者也以今觀之則廷玉之議為當設爾時勉強行之必有如廷玉所謂資後人之議者矣若朕戊戌年之所為三老五更說戊戌去戊午歷四十年其事早已忘之蓋戊午朕方廿八歲而戊戌則六十有八此亦足驗四十年間學問識見之效而年少時猶未免有好名泥古之意至今則灑然矣兹觀廷玉之議與朕之說不約而同樹之前旌焉因命兹勒辟廱碑以識已學之淺深及不掩人之善也夫廷玉既有此卓識何不見及朕之必不動於浮言遵

皇考遺旨。令彼配享
太廟。而臨休致歸里時。乃有求入
廟之請。此所謂老衰而戒之在得乎。朕又以廷玉之戒
為戒。且為廷玉惜之。

謹案

御製說碑。在
辟廱前東西碑亭。清漢文。

御題議。在東清文碑之左旁。

御製千叟宴詩

抽祕無須更騁妍惟將實事紀耆筵追思侍陛鬖垂日

皇祖於壬寅歲舉行千叟宴實從古未有之曠典維時與宴王大臣命諸皇子賜觴以示慈惠至意未及歲之皇子皇孫并命侍立觀禮予時年甫十二亦逮嘉會親見耆筵慶錫龍光燕舉之隆聞今乙巳凡六十四年矣

詡至當軒手賜年

今歲乙巳朕御極五十年恭依皇祖盛典於新正初六日再舉千叟宴禮畢有年屆九十及一品大臣以上皆召至御筵前手賜之觴以昭天恩國慶酬酢一堂之盛

君酢臣酧九重會

天恩國慶萬春延祖孫兩舉千叟宴史策饒他莫并肩

謹案

辟廱

寶座五峯屏後正中。恭懸

御製詩屏。謹錄如右。

乾隆六十年。

諭內閣。本年為朕臨御六十年。於二月上丁。親詣

文廟。釋奠禮成。兹閱視辟雝新刊石經。瞻仰宮牆。彌

深景慕。自惟沖齡肄學。服膺

聖教。迄今八袠開五。猶日孜孜。誨學無倦。舉凡行政

念典。悉皆得自心傳。令晨辟雝展敬。祇肅躬親。風日

暄和。典禮咸備。景仰之誠。

天章

先師靈爽式憑自必默垂鑒佑當茲郅運增隆慶臻

耆壽莫非仰邀

錫貺允宜施恩賚序嘉惠士林以光盛典所有各直

省歲試入學名數著交該部查照向例分別廣額其

太學肄業諸生並著加恩免其坐監一月用示重道

崇儒壽世作人至意

仁宗睿皇帝

嘉慶五年

諭內閣三載考績始自唐虞至今日則為京察用人之

典至要。而選士之方必推氣節。未有阿諛諂媚之徒。而能有廉明之政者也。近年以來。六部堂官所拔識之司員。大率以迎合己意者為曉事之人。以執稿剖辯者為不曉事之輩。以每日傴謁卑詞巧捷者為勤慎。以在司坐辦口齒木訥為迂拙。遂至趨承卑鄙乞憐昏夜。白晝驕人。仕路頹風。幾不可問。氣節消磨殆盡。成何政體耶。近日堂司各官。雖比前稍知檢束。奔競之風。恐未能盡改。總由積習相沿。狂瀾難返。朕思轉移風氣之方。須立矜式觀摩之準。現已將屆京察

之期各部均應慎重選舉詢謀僉同果有猷守兼優者自膺首薦餘則寧取資格較久謹愿樸實之員其少年澆薄才華發越者亦宜令其經練下屆再行保列則相觀益善更足以礪後起之俊黜華崇實於政治不無小補再京察之時尚書侍郎應各備一冊密識賢否公議之日再行同覽眾所奬許者拔之眾所屏棄者黜之以公心辦公事勿存絲毫私意問心無愧斯可對君核辦之時不准司官書吏家人在旁窺探亦不准預為洩露邀譽市恩此旨著通行曉諭各

錄一通。懸於公署。朝夕觀覽。觸目警心。以副朕循名
責實務得眞才之至意。
謹案臣監恭錄敬懸東廂中楹。
嘉慶八年。
勑諭國子監等官。我國家
列聖重光。以典學親
師為首務。羣士霑濡
化雨。浹髓淪肌。朕紹承
大烈。嘉慶三年。即舉臨雍之典。八年於茲。兢兢業業。不

敢昕夕懲忘令仰荷

洪慈武功蕆事文教宜修首善之地尤加意焉夫學以明倫為本士以喻義為先倫不修而以文責飾義不明而以利計私何以為士子之倡乎學校之科條非不燦然顧或於倫物不躬行則三德六行皆空華矣或於利義不明辨則服古入官皆市道矣爾監臣可不孜孜以是道其國子爾多士可不汲汲以是臻於高明毋以為迂闊而遠於事情毋以為陳言而不求切己朕所厚望於臣工庶士滌濯其心誠勤無懈以

培植賢才。為國楨幹。為各宜交勉。特諭。

嘉慶九年。御史五誠額奏。各部院衙門筆帖式。遇有題升保送各項差使。請先儘京察一等人員題升保送。

諭內閣。所奏是。京察為激揚大典。各部院堂官保送一等。筆帖式。自必將平日當差勤慎。繙譯通順者。遴選保奏。引見後。除記名升用外。其未經記名。准列一等加級。仍在原衙門行走者。遇有本衙門題升保送差使。自應先儘升用。乃往往有將二等之員列入。而京

察一等之筆帖式轉致向隅若謂一等之員不稱遷擢則從前京察時何以名列薦剡若謂二等中本有出色之員理宜量為升用則京察時又何以不列入優等辦理兩歧殊未允協此亦不獨筆帖式一項為然嗣後各部院衙門題升保送之處著先儘一等人員如一等無人或一等之員遇有事故及始勤終怠者方准以二等人員題升保送該堂官不得意為高下

御製八旗箴

皇清受
命撫有萬方。白山毓秀。闥門衍祥。
躬率子弟基開瀋陽。八旗布列。有正有鑲。干城禦侮。勲
紀旂常。
世祖入關。定鼎帝闕。爾田爾宅。月賜銀糧。不耕而食。不
織而衣。百有餘歲。
祖
考澤洋。名臣勇將。佐治騰驤。賢才傑出。文修武揚。
列聖培養。治具畢張。惟予小子。遵守不違。生齒日衆。閒

有秀良書識誕告敬聽毋忘國語勤習騎射必强尊君孝父警惰戒狂勿酣酒肆勿入賭場勿爭小忿反致大傷勿費銀米債負難償勿游狹邪勿干憲章乃祖乃父世德流芳胡為暴棄甘蹈患殃凡此數事視若病瘍分置都統藎臣賢王殫心竭力協恭贊匡代予敷教才智勿藏衆擎易舉共迪

前光凛承

考眷宵旰自覆期復舊俗永保無疆

謹案監臣等於嘉慶十三年恭錄勒石

嘉慶十五年。

諭吏部。向來分部行走人員。三年期滿。例應由各該堂官秉公考察。分別去留。原為覈實程材之道。經朕節次降旨。諄諄訓飭。乃近日各部院堂官。於學習人員報滿時。往往以該員等行走已歷三年。一經澄汰。未免觖望。遂爾概行保留。藉以沽名釣譽。殊不思各部院大臣經理政務。自應綜覈名實。以公事為重。各司員有分理庶事之責。總當視其人之才具能否勝任。不可曲徇人情。多為遷就。且該員等甄別改用之後。

亦當有官可補不至終於廢棄又何所用其瞻顧耶嗣後各該堂官務於行走人員隨時留心察看報滿時應去應留秉公覈實甄別無涉冒濫以副朕澄敘官方至意

御製喜雨山房記

喜為七情之首發而中節斯能致中和之極焉人君承天立統愛育蒸黎誠能歲美人安陰陽和風雨時可喜在是而必以兢兢業業為主勤政不息為先也雨澤

庶物。化洽生成。五穀含滋。百昌蕃廡。萬民衣食之源。
六氣絪縕之始。誠授時念徵之要也。我
皇考最重祈雨。創舉
常雩祀典。萬代遵行。
躬展
大雩。甘霖立沛。祈謝詩文見於
聖製集中者。不可數計也。予小子欽承
庭訓。念切閭閻。殫思雨為和衆之端。俔生物之根本。
上天資始乾元。

后土資生坤德。皆時雨之所敷溉。萬彙發育。誠可喜也。

命名山房。久未作記。今歲自仲春至仲夏。十旬未沐

甘膏。又兼畿南五府。河南四郡。山東兗曹一帶。均乆

霑被。旱象已深。憂莫大焉。敬舉

二壇。虔祀

社稷。靡神不舉。有求罔應。予自知愆咎日深。抱憂日甚。

敬遣守土之臣。虔詣

岱宗。代予申祝。感荷觸石而生。不崇朝而青齊被澤。

禾黍播種。運河通順矣。序臨夏至。敬求

方澤。次日即沛渥膏。夜以繼晝。酣足深濃。京畿三輔。皆同浹洽。大田可植。久旱逢甘。誠可喜也。而畿南豫省。尚未普霑。是喜在近京。憂在遠郡。近京之萬姓。同喜甘膏。遠郡之羣黎。仍憂亢旱。而予之憂實不能解也。奉

天治世。皆吾赤子。一夫不獲。一人之責。若耽目前之小喜。必貽日後之大憂。在臣民或有可喜之時。人君終解忘憂之日也。遇災而懼。災可為祥。念及蒸黎。實難膜視。近畿農功有望。實可喜也。自正定至開封。赤地

千里貧民嗷嗷待哺雖蠲緩截漕多方拯救恐未能
遍及轉於溝壑者不知凡幾矣予奉
考命撫有函夏惟期雨暘時若海宇乂安一隅荒歉心
抱憂慚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終無已時而後天下之
樂而樂未知何日也敬俟
天恩普錫大有農慶三登澤敷九寓福被蒼生喜同臣
庶喜雨山房之額名副其實矣豈同蘇軾喜雨亭一
郡之喜遂欣然自作記乎

謹案監　臣鐵保於嘉慶十八年奉

勅書勒石監中
皇上
道光三年
勅諭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朕惟化民成俗基於學
校興賢育德責在師儒矧夫成均首善之地風勵
天下實始於茲洪惟
列聖稽古右文二百年來人材蔚起粤我
聖祖肇建辟廱鼓鐘之風有邁前代逮我
皇考武功既蕆文德誕敷朕嗣位之三年聿修茂典爰

於二月上丁。躬親釋奠越六日癸丑臨雍講學圜橋觀聽。雲集景從朕甚嘉焉。夫學有本原士先器識。漸摩濡染。厥有由來咨爾監臣。式玆多士尚其端乃教術。正乃典型毋即於華毋鄰於固入孝出弟。擇友親師。庶幾成風。紹休

聖緒。惟爾監臣。無曠厥職欽哉。特諭。

御製

至聖廟古柏歌

夫子堂前柏樹古。蒼然天矯丹鳳舞。我來展拜仲春

時。靈根翠黛心摩撫。千年益壽異天封。四時嘉蔭
起新甫。喬柯偃覆春復秋。霜皮磊落風還雨。晻靄
烟雲襯彝鼎。踰歷星霜儕石鼓。青青不改有神功。
滋榮得所謝斤斧。分行屹屹樹豐碑。景仰
宣聖鴻文垂。萬世師表
祖題額。孝弟忠信人倫基。昔年釋奠曾奉
命。令則講學禮攸宜。為人臣曁為人子。曲衷不遂空愴
之。凜承大位日兢惕。一勤莅政心孜孜。羨爾棟梁
之材堪予輔。堅貞秀拔起遐思。朕在藩邸時。曆奉
皇考命行

聖諭

釋奠禮。今則躬親視學。祀清蔭而如新。念風光而忽異。惟有勤政任賢。仰承
彝訓。撫茲棫樸之質。彌增
堂構之思矣。

道光八年。

諭內閣。禮部遵旨將回疆底定。應行告功各典禮查
明具奏。朕釋奠
先師孔子。著於明春舉行。至御製碑文。勒石太學。著
該衙門將碑石妥為預備。候旨頒發碑文。敬謹摹
勒。

道光九年。

御製已丑仲春上丁致祭

先師孔子行告功禮敬述

致齋拜謁告功時。典重欽惟

百世師。體用精微傳道統。天人模範啓來茲。同歸經

正彝倫敘。一貫文成治法垂。

夫子堂中瞻禮器。止戈敷化凛深思。

謹案臣監。敬謹遵懸彝倫堂

暖閣

御座旁。